

# One Type Of Love

张躲躲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我  
想  
你

以前  
任  
2

张躲躲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想你,前任. 2 / 张躲躲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2

ISBN 978-7-5596-0980-9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6118号


我想你,前任2

著 者:张躲躲

责任编辑:徐 鹏

出版统筹:谭燕春

特约监制:贺 嘉 高继书

封面设计:  格·创研社 SQUARE Design  
BOOK QQ:418808878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60千字 880mm×1230mm 1/32 8印张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980-9  
定价:39.8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64243832

遇 见 你 后 ， 深 情 已 种

一 生 守 候 着 不 会 异 动

我没有软肋，

也不需要  
盔甲



萧飞一直担心，老板马天越出了车祸，脑袋开瓢儿进了医院，咖啡馆的生意非黄了不可。她这份兼职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薪水很不错，还指望春节之前攒些钱给妈妈买份大礼呢。咖啡馆要真歇业，她的计划可就泡汤了。一个三流学校的大三学生，专业又不对口，短期内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兼职去。

惊喜的是，马天越的女朋友戴安力挽狂澜，拯救咖啡馆于水火，不但没歇业，还小规模地扩建了一下。其实也算不上扩建，就是店内布局和装修稍稍进行了调整，减掉了最里面的两组沙发软座，隔出一个小空间来加了一张斯诺克台球桌。隔断做得巧妙，外面看不见里面，形成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喝咖啡的人不会受到球局打扰，打球的人也不会被外面的动静打扰。看得出是精心设计的，一点点变动就显得空间大了很多，并且格调提升了不少，来打球要事先预约，对外并不公开，只靠朋友之间口碑相传，大众化的咖啡馆内部硬是多了些私人会所的味道。在这样的区域服务，萧飞觉得，自己作为服务生的格调都高了不少。

说起老板的这位女朋友，萧飞刚来的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她的八卦。据说她连正牌女朋友都算不上，顶多就是老板的众多女粉丝之一。马老板人生阅历丰富，人长得帅，生意又做得好，虽然有过一次不太幸福的婚姻经历，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含金量，甚至这一点还让很多小女生垂涎不已——历尽沧桑的欧巴更容易让人缴械投降啊。

咖啡馆的另一个服务生李超超说：“来咖啡馆上门围堵马老板的美女多的是，论姿色论人品戴安都排不上号。我就瞧不上她那种贱兮兮上

赶着的劲儿，原本要出国的，老板发了条微博她就留下来了。结果怎么样，老板还是没给她名分啊。”

萧飞并不这么想。她喜欢戴安。相处得越久越喜欢。老板的绯闻八卦她不感兴趣，光凭咖啡馆改造这一点她就觉得戴安品味不俗，装修过程中的雷厉风行更是让她顶礼膜拜。而且戴安自带万人迷光环，走到哪里都能把身旁的人投进阴影里。萧飞觉得李超超那样议论戴安，多少有点小女生的妒忌。至于戴安对马天越的感情，萧飞更愿意相信那是一个成熟女人的勇敢，爱就爱得死心塌地，爱就爱得值得，错也错得值得——再说了，爱情这回事哪有什么值不值得，只有三个字“我愿意”。

所以，后来有一次闲聊，萧飞对戴安说：“戴总，我觉得你特别棒！”

戴安笑着看她：“爱上我了？被我掰弯了？”

萧飞知道她爱开玩笑，索性就回道：“就算我真爱上你也得排队啊，而且一排就排在马总后面，根本没有出头之日。”

戴安伸出一根指头。“第一，别叫我戴总，这咖啡馆我没一分钱的股份，我纯粹是觉得好玩过来掺和一下，就是想给我的朋友们找个安静又便宜的消遣地。”接着又伸出一根指头。“第二，也别把我跟马天越扯上关系，我留下来是人品问题，我不能在朋友大难临头的时候撒手不管。他是我哥们儿，你不用排他后面，大胆往上冲吧，来，扑倒我。”

“你得了吧，嘴硬心软，跟我妈一样！”

“呸！说我老是吧！”

“口误口误，我是说，你是大好人！怪我不会表达，”萧飞急得直挠脑袋，“网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因为爱一个人，有了软肋，也有了盔甲。”

戴安轻松一笑：“我没有软肋，也不需要盔甲。”

萧飞久久回味戴安这句话，真棒，她也要向戴安学习，没有软肋，不需要盔甲。

“萧飞，快递！”

一个重大的包裹砰地一下放在了门口的咖啡桌上。快递小哥背着硕大的背包，戴着大口罩，一边摘手套一边冲萧飞喊：“到付，超重，五十块，自备零钱。”

“什么？到付？”萧飞冲过来，像捧着炸弹一样紧张地看着包裹，“明明是包邮的啊亲，怎么成了到付！”抬眼一看小哥，笑了，“玩我是吧？”

小哥摘了口罩，笑得露出一嘴白牙：“送快递送到你的地盘上，还不得请我喝一杯啊？”

“我家咖啡物美价廉好吗，五十块还能来份甜点。”

“那行啊我不客气了，一份黑森林伺候着！”

“当心我投诉你敲诈客户！”萧飞像维尼小熊抱着蜜罐一样抱起包裹，左看右看，生怕刚才那一下给碰坏了。

“怕了你。签收吧，我赶着去下一家呢。像你这种沉迷网络购物的



亲太多了，我是未来的企业明星，必须全力以赴给你们送货上门！”

“谁沉迷了！这可是我最重要的一次购物！”

“不逗你了，走了！”

萧飞签了字，“路上小心”四个字还没说出口，小哥已经转身出门了。

“行啊你，连快递小哥都能撩，深藏不露嘛！”李超超笑着看萧飞。

“撩什么撩。”萧飞转身回到吧台，把包裹放好，“老熟人啦。没想到他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沦落到送快递的份儿上。虽说送快递也值得尊敬，可毕竟风里来雨里去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太辛苦了。”

“哎哟，听这牵肠挂肚的语气，一定有剧情！赶紧讲讲，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青梅竹马还是一见钟情？”

萧飞叹气道：“我的软肋和盔甲。”

“什么软肋什么盔甲的。”李超超扭着萧飞的肩膀把她往里面推，“快去接客。里面有个帅哥，点名要你陪。”

“什么帅哥什么陪啊。”

“可帅啦可帅啦，看着他我这小心肝儿都跳不动了！”

“你那小心肝儿不跳你就死了。到底什么人啊？”

萧飞还没明白过来，已经被推到了台球桌边。原来是有人来打球，点名让萧飞服务。来人确实是帅哥，身材修长，眉眼如画，笼在昏黄的灯光里，靠着球桌，抱着球杆斜睨着说：“你就是萧飞？久仰大名啊。来一局？”

看样子是戴安的朋友。戴安逢人便说：“我们店里有个小姑娘是斯诺克高手。”所以，不少人带着好奇来找萧飞过招。戴安还说：“要不我们在酒水单上填一项‘萧飞’吧。”当然，这是个玩笑，不过这些人往往出手阔绰，萧飞赚了不少小费。她从心里感激戴安。

今天这位想必也是来“消费”的。

他主动自我介绍道：“认识一下吧。我是晏景和。”

他向萧飞伸出手。萧飞还真没有跟人握手的习惯，有点不适应，稍稍迟疑了一下，把手递了过去，轻轻握了握，算是认识了，然后拿了称手的球杆，没有多话，开球。

萧飞不擅长跟人聊天，尤其是有服务生的身份在，生怕多嘴多舌惹人讨厌。戴安的朋友们似乎多少都有点身份和来头，她不想让人家觉得戴安的员工是八婆。她只想着陪人打球顺带端茶倒水挣小费。晏景和倒是爱聊，他说他是律师，专门帮有钱人做婚前财产公证或者打离婚官司。萧飞偷偷想，按照狗血剧里演的，他就应该是那种抹着发蜡发丝倍儿亮马甲板正领带系得严严实实跟在大户人家的老爷屁股后面出主意的狗头军师，于是忍不住开了句玩笑：“靠棒打鸳鸯挣钱，你睡得着吗？”

晏景和啪地一杆把一只球送进脚袋，斜睨着坏笑道：“那得看跟谁睡！”

萧飞嘘他一通，献上大大的鄙视。

晏景和接着逗她：“怎么样，小姑娘，要不你跟我吧，吃香喝辣，飞黄腾达。”

萧飞皮笑肉不笑地回道：“好啊，我考虑考虑，看来你真是在有钱人那里刮了不少油水，我跟着你攒点儿私房钱，总比当陪练小妹更容易发财致富。”

晏景和大笑道：“看你这小姑娘不声不响的，也有牙尖嘴利的时候。不过说真的，你斯诺克打得不错，女生玩这个的不多，你从哪儿学的？”

萧飞不想说爸爸去世得早，妈妈靠一个胡同里的台球厅把她养大，也不想说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都跟台球厅的不良少年胡楂儿大叔混在一起。晏景和这种一看就是蜜罐里泡大的人，听穷孩子的苦出身，除了来几声猫哭耗子的嗟叹，加上几句怜香惜玉的怜悯，还能怎样。萧飞是苦，但是从不诉苦。她没回答问题，反问道：“你做律师很久了吗？听说人行很难啊。我有个好朋友通不过司法考试，可能要跨专业找工作了。”

晏景和耸耸肩，做出一个轻松的表情，回她道：“跨专业没什么啊，我起初也不是学法律的，我理工科出身。”

“真的假的！”萧飞这一杆用力有点过，球被弹了回来，“别告诉我祖国的卫星事业有你一份功劳，你退隐江湖了才到法律界混碗饭吃。现在法学专业可是最难找工作的，大票毕业生都就业不对口，你这么抢饭碗可太不厚道了。”

晏景和很认真地说：“我真的是天才理工男，很小的时候就以绝顶聪明出尽了风头，四岁设计出自己的第一块电路板，六岁设计出V8发动机，十七岁时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MIT（麻省理工学院），

二十一岁的时候，回头浪子迷途知返，接管家族企业做了CEO（首席执行官）。”

李超超刚好进来送点心，听到这番话瞪着大眼使劲儿朝萧飞使眼色。

萧飞只觉得哪里不对，想了想说：“我怎么觉得这词儿这么耳熟啊。”说着拿球杆狠狠戳他一下子，“你是钢铁侠啊！”

晏景和大笑道：“戴安手下的人就是厉害，换别人一下子就蒙过去了。”

骰子的第七面



晏景和就这样成了咖啡馆的常客，隔三岔五就跑去跟萧飞切磋球技。不过萧飞看得出来，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台球桌上。首先，他这样的人真想打球的话肯定多的是玩伴，犯不上每次都来找她；其次，她自己的水平自己心里清楚，跟胡同里的小混混们玩玩还成，跟这种常年在国外混迹于各种球局社交场合的人交手，分分钟原形毕露，晏景和顶多用了五分力在跟她打球。可他为什么干这么无聊的事呢，要知道高手给玩家当陪练其实很累的。萧飞唯一能够想到的解释就是，他在这里等戴安。可这也说不通，他是戴安的朋友，想见戴安不是一个电话的事儿，用得着花大把的时间学姜太公直钩钓鱼吗？萧飞只能想到一个解释：他的钱实在没地儿花，而他又实在太闲了。

于是，有一次打完球，晏景和付小费要离开的时候，萧飞问：“别怪我多嘴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戴总她一般是不来店里的，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照顾马总。马总出车祸做了开颅手术，身边离不开人。有事情她都是打电话到店里，吩咐我和李超超去做。”

晏景和愣了一下，然后笑道：“戴总，啧啧，我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你们这么叫她她居然没反对？她可不是一个稀罕头衔的女人。”

“嘿，你还真了解她。她是不让我喊戴总，我喊习惯了。”

“你没告诉她我每天都来吧？”

“没有。”

“那就好。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干吗？”

“因为你实在太闲了？”

“你这孩子！”晏景和假装生气，“我这是在制造浪漫啊。我们有

好几年没见了，要是我打电话约她，说我回国啦我们见个面吧，那她就算离开那个什么马总出来见我，也是朋友叙旧。多没劲。偶然在咖啡馆遇到多惊喜呀，我追求她做我女朋友的胜券是不是更大？”

萧飞恨不得做出一个手机聊天常用的笑出眼泪的表情，这位风流公子哥看上去圆滑老练，心里却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像个情窦初开的高中生。看他实在用心良苦，萧飞忍不住说：“祝你好运喽，戴总她是该有个人好好对她。”

可是，那次聊天之后的很多天，晏景和没再去咖啡馆，连李超超都觉得不对劲，问萧飞：“我感觉你跟他说话特别没大没小，你是不是哪句话说过头了，得罪了财神爷？”

萧飞撇撇嘴说：“这位财神爷不是那么小气的人，说不定是被哪里的新欢绊住了。”

生活恢复了平静，学校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跑到咖啡馆来工作。原本萧飞的兼职是每周一、三、五、六、日五天时间，后来发现打台球能挣小费，她跟戴安商量增加上班时间，戴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很忙碌但是很充实，储蓄卡里渐渐有了存款，感觉每一天都在向着心中的“宏伟计划”靠近。

唯一和晏景和相关的纪念，是一只加了环扣、做成装饰品的7号桌球。那只桌球原本吊在晏景和的车里。有一次晏景和的打火机落在店里，萧飞赶出去还给他，发现他的后视镜上挂着这么一个小玩意儿，一般人都会在后视镜上挂佛珠、平安符或者领袖像，晏景和却只挂了那只7号球。萧飞好奇，就问他：“你就这么着迷桌球啊？”

晏景和瞥她一眼，故弄玄虚说：“这是骰子的第七面，你永远不知道上帝会给你安排什么。”

萧飞笑着碰了一下那个神奇的“骰子”说：“我也沾沾仙气儿，看看它老人家能不能给我带来好运气。”

晏景和就抬手摘了下来，夸张地亲了一下，递到了萧飞的手上说：“一定能的。我现在用不着了，送你了。”

后来，那只球就一直沉甸甸地坠在她的包里。萧飞闲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看着上面温润美好的象牙光泽，打心眼儿里希望它真的能够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超能力，保佑她心底的那个人从此否极泰来。

晏景和消失半个月之后的一个中午，萧飞正在学校食堂吃饭，接到一个电话。手机来电显示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接起来，那边的鼻音特别重，像是感冒了，懒洋洋地说：“想我了没？”

萧飞狐疑地问：“你找谁？你打错了吧？”

那边叹了口气：“薄情的女人，几天没见就忘了人家。”

萧飞扑哧一下笑了出来，这个晏景和装神弄鬼的手段真是一流，感冒了还不忘记贫嘴。“你是不是发烧把脑子烧坏了，撒娇也轮不到撒到我这里来。”

“知道我发烧了还不温柔点儿啊。快来看看我吧。”

萧飞只好问了医院地址，买了鲜花过去。

晏景和住的是十八楼。这一层是VIP（贵宾）特护病房，装修和服务都格外考究，病号在这里养病和在家生活区别不大。晏景和住的是最



里面的一个大套间，奢华程度不亚于酒店总统套房。萧飞傻傻地捧着一捧花束往里走，脚步落在厚厚的红地毯上并无声响。

“咳咳……”有人咳嗽了两声，打破了走廊里的安静。晏景和穿了一身病号服，白衣白裤，正站在走廊的尽头看着她。真是天生的衣服架子，连这种衣服穿起来也很养眼。他的身后是一面很大的落地玻璃窗，背光效果将他衬得愈发俊朗如画，美中不足的就是不时轻声咳嗽。病得那么厉害，他嘴角竟然还衔着半支烟。

萧飞已经习惯了他的路数，不能正常说话，张嘴就得放大招：“你得了非典还是禽流感啊，我会不会被传染？”

晏景和笑道：“冒死来看我，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啊！”接过萧飞抱来的一大束洁白的马蹄莲，把脸埋在花束里深深地嗅了几下，腔调暧昧，“就像你的味道，我真想念。”

“你不臭贫会死啊！”萧飞白他一眼，抢过他嘴角的烟，丢到一旁的垃圾桶里。

晏景和是去瑞士滑雪了，着了凉，发了烧，路上又没好利落，最后转成了肺炎，所以一直咳个不停。萧飞不是不担心，却还是毒舌道：“还以为你这里会妻妾成群梨花带雨哭成一片，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够冷清的。”

“这不是为了给你腾地方，把她们都撵走了吗？”他依旧是贫嘴，脸色十分不好，没有血色，后来咳嗽得紧了，脸颊生起两抹红晕，比起先前的风流倜傥来，倒是多了几分病态美。

萧飞趁机幸灾乐祸地说：“早知道你病得这么厉害，真应该让李超